

我们的节日

清明

橘洲

文苑

闪闪发亮的人间

(一) 闪闪发亮的人间

又一年清明雨,不是雨丝
而是所有的泪从天上落下来
成为追思不尽的乡愁

那个孩子一直在背诵唐诗
历代诗人们不断归来
一个个脸上挂着雨滴,抑或泪水
谁能分得清

打着油纸伞的杏花村
连异乡客都熟悉
雨,压住了尘世的浮尘
洗干净一块心境,有如碧玉

今天,孩子的爷爷
在山岗上俯瞰着故乡的断桥
他写了一辈子的七绝
都散失在无边的春风之中

从李白开始,诗人一个个沉醉
从断魂客到枫林晚
杜牧却格外清醒,看到白云之上
云外有山,另有乾坤

当不舍的黄昏渐渐黯淡
喝醉的人重又清醒
清明之后是谷雨,雨脚会更加密集
缝进,这闪闪发亮的人间

(二) 浮云是人间的牵挂

清明节的野草漫山遍野
上坟的人扛着锄头

好多年,都没见过扛锄头的人了
他们一个个从故乡走失

还记得父亲一边扛着锄头
一边牵着我的小手

今天,我也扛着锄头
牵着春天的风

它把我领上高高的山岗
荒草差点让人迷路

清理坟草、垒土
是清明题中之义

好像还有一只无形的手
在仔细拨掉心头的愁情萋萋

每拔一下,心底就干净一分
直到露出蓝天一角

倚锄远眺。天边起伏不定的浮云
是人间永不止息的牵挂

(三) 故乡的清明,已然陌生

父母长寿,像门前的白杨树
而且,父亲很少有白发,宛如青松
生活让他不苟言笑,仿佛
那样的表情才对得起自己

我还没有兄弟。他未及少年
死于饥荒;母亲到井边
提回半桶水。黑暗的大地
一晃荡,一粒萤火溅入了夜空

剩下三个姐姐。最小的林霞
小寒那天还背着我去拔过萝卜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穷人

今年,大家又难得在县城团聚
但没有三姐。西去三十里
故乡的清明,已然陌生

(四) 在清明的山岗鸟瞰

从前低矮建筑、青瓦白墙的咏叹调
已变成杂音迭出、参差不齐的交响曲
故乡与异乡只隔着一层纸
山脚下那条蜿蜒的小路
如同母亲的脐带,唯有它似乎永远不变
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一个人死去
或者出生;然而一声感叹却能轻易
抹去多少排比、夸张等人生惯用的修辞
可以想起某些往事,自觉脱帽致敬
可以忘记一段爱情,毫无羞耻可言
清明的醉酒是最好的自慰:你以为
到达了终点,其实前路将更加遥远
思想起于凝视,又没于闭目养神的飘渺
鹧鸪在背光的山坡啼唤出一阵细雨
我们并无油纸伞撑起这份迷离之美
和由来已久的诗情,喉结像石头一样
发紧,心灵也长满野草怎么都拔不干净

梦中的轻唤

海叶

母亲,村头的李花又开了
一朵朵的银盏那么纯净无瑕
那时我牵着小妹,手挽着竹篮
那股香气呵,紧跟着我们不肯松懈

这是多么显而易见的乡村场景
曾激起了我的热爱
如今,万物皆在于夜归隐
村落也呈现出一片无涯的静

母亲,每个深夜
你都把自己绽放成一朵月色
为我那些发芽的文字
你甘愿献出了全部的体温

十年了。我一直独醒在夜里
期待你依旧牵着点点星光
将梦中的一声轻唤
安放进此生的幸福里

被雨水浇透

瘦马

一场唐朝的雨
下到了今天

一个澄澈的词语
被雨水反复洗涤
细雨丝丝如发
用唐诗的梳子梳理后
落在了一幅山水画上

父亲的坟墓
是这幅山水画拓下的印章

悲伤拓在了画中
我年年来看画
跪拜
这被雨水浇透的清明

此刻

龙红年

请允许我在尘世坐下来
请让我低于松柏、樟木、杉树
更低于翠竹,低于这多年哑默的墓碑
甚至,低于这薄薄的落叶

请让我重新做回去
就算不能回到子宫
也请让我在田埂上跟随一头水牛
和一个在岁月里逐渐低下去的人
让我继续骑在一个人的肩头
看紫云英跑满大地
或者,睡在一个人被掏空的乳房上
梦见竹笋在雨水里,长高

此刻清明,请允许我逃离
将菜花和蝴蝶,青麦和雨露关在门外
将一条河流放弃,我要把衣服脱光
让他们继续打我的屁股
或者心疼地抚摸
茅草划出的伤痕

我想,这两个一辈子沉默的人
一定还有许多话要说,芳草青青
年年疯长的是我能懂的方言
他们一定是仍然努力地注视着尘世
无奈地审视,这山河和人间
要不,为何每扯一棵草
我总能见
那熟悉的眼神

而我,依然如故
只能静坐在不争气的时光里
将两块墓碑,慢慢
坐成三块

布谷声声

黎灏

春分过后
布谷鸟一声声掠过
心情发霉的天空

旧病复发
怎么也拔不出心头
那根你们种下的已经血肉模糊的刺
山花不该这样红啊
雨水也不该这样纷纷
年年断魂,年年亏欠你们
一副羞愧的膝盖

故乡的电话又在催我归去
像布谷鸟的呼唤,一声声
我记起小时候,暮色来临
你们在村庄大声呼喊
我的乳名

古体诗词二首

熊东遨

清明有怀
暂歇黄牛一角田,
家家墓上举青烟。
秧针绣水参差绿,
莺笛招魂滴溜圆。
残梦淡如花下露,
夕阳红到井中天。
他年我亦归尘土,
与子同亲大自然。

八声甘州·车过衢州寄诸子

趁春晴、偕侣向三衢,重来觅莺声。正游人去后,杏花风里,过了清明。不用牧童遥指,已自识前程。认取繁华梦,醉生于醒。

万紫千红经眼,奈韶光一瞬,便作飘零。况应时红紫,多数是逢迎。只枯梅、心根未死,破寒封、长与竹松盟。空怀感,抱钱塘月,静待潮生。

又至清明

陈惠芳

老屋的背后山上
父亲与大哥紧紧地
挨在一起
像生前,一根火柴点燃了
两根烟
鞠躬的时候
看见白发变成了青草

我不忍心拔掉这些青草
但我还是拔掉了
我感到头皮与岁月
格外生疼
此刻无泪
几年前流下的泪水
早已渗透泥土
一辈子
只要种下几次泪水
就能收割无数次怀念

茫茫人世,谁都会离去
只有大地、河流与节
日,生生不息
九十五岁的母亲
将故乡牢牢地维系
母亲与我的白发
像两只白鹭
停落在清明的肩头

在万物复苏的春天

(外一首)

江星若

我不断地掉进对于这条路的想象
把自己的姓氏重新捞上来
路尽头是一座围栏抱着的水泥戏台
和一些简陋的道具:灯笼、冥币、鞭炮
但父亲和我总是沉默着找不到台词
人生如戏,无论怎样精湛的表演
都走不出死亡小小的舞台
总有那么多草木的观众从冬天赶来
还有整座山的鸟鸣和竹林的风涛
全都围了上来
也许扫墓就是为了抹去
一座坟在万物复苏的春天
所怀有的不安与羞怯

记得这条路

好些年没去了,但路还记得清楚:
公路往右拐进岔道,穿过几片田畴
来到一间老屋子,屋后有大大地安静地
不像话的竹林,尖利的叶子
把阳光切得细长又昏暗
厚厚的枯叶下
总有春笋来舔我的脚底
竹林尽头拨开灌木
是一条上山的小道
隐秘而陡峭
需要手足并用才爬得上去
那是一座山多年前剖腹的伤痕
只不过不是把胎儿取出来
而是将骨头还进去

清明

(三首)

谭仲池

(一)

清明祭祖步履沉,
泪作雨飞总牵魂。
人间传世何为宝,
时刻常怀感恩心。

(二)

厚土荒郊草木深,
先人谈笑入柴薪。
数缕炊烟凌霄去,
清明只道是升平。

(三)

千里遥望心难平,
清明无奈近山荫。
游子天涯托归梦,
知恩报国不惜身。

清明抒怀

(二首)

蒋子云

烈士塔

五十八点七米
自然的高度不震撼
但自从她站在这里
就成为目光与人心最高之处
高过所有的图标

总会有一些人
会选择今天独自前来
献祭鲜花或诗歌
誓言滚烫
此刻,天空下
塔身高提腰杆
湖畔鲜花更艳

砖墙上的图案和文字
近十万个湖湘英烈名号
和那些更多没有留名的英雄
让人虔诚立誓

岳麓山

密林深处,两位将军
以土堆和墓碑的方式
相互守望,一如当年
挺立守护共和的潮头
相扶相依,风云叱咤
一百多年啊
麓山的杜鹃
在泣血邀约
如黄兴手臂上弹孔的血花
如蔡锷手帕上咯血的梅花

此刻,密林深处薄寒流霰
那只白鹤低头不语
山水洲城辉映都市霓虹
夜航的游轮鸣响汽笛
人潮正赶来麓山之巅
守候明天的红日喷涌而出

回乡祭祖

刘起伦

黄昏雄心消沉。我来这里看望母亲
向晚的南风谦让恭顺,单调地
吹拂云母顶幽暗松林
像一个从忧伤里慢慢释怀的人
循环吟咏
一段献给逝者的颂词

母亲于一九九一年四月某个黄昏
闭上尘世的眼。大哥告诉我
整个白石铺安静得如同最后的梦境
息在时间根部。母亲弃绝一生牵挂
像一枚松果从枝头落下,隐身在
家族坟山的皱褶处,不觉已经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我在人间奔走
用旧的身体,已四面漏风
现在,我伫立在母亲墓前
垂下不再年轻的头颅,垂下
在尘世的孤独中获取过荣誉的双手
——有一天,这双手也会如枯枝截断
带走一声声名

待到夜幕降临,残月的薄光覆盖山顶
万籁俱寂。告别的钟声
在意念中响起,我将踏上
命运为我选定的尚未走完的路
重返万家灯火的人间

二十四个花坛

(外一首)

隆定军

我喜欢窗外这个花园
风信子带来花期
我再一次和清明
确认梦境

在水泥和钢筋铸就的楼顶
我和三只白鸟结拜了兄弟
和二十四个花坛
有了莫逆之交

家乡的云朵
停留在我头顶
我随便一伸手
任意召唤其中一朵

万朵桃花

桃花源,我去过一万次
那是在《桃花源记》
最近的一次成行
那是在清明这天

从长沙去往桃花源
两个半小时车程
顺道,我还要去下清溪村
带回几朵资江边的书香

一万朵桃花
在引诱我出门

(组诗) 聂滢

总是无语

邓剑昆

几朵野白花
把一条小道引向幽深
折一枝青柳
凭吊远方

家人手指的方向
杂草如今蓬勃野性
青山隐隐
安放早已超度的灵魂
思念
折叠成一段段时光的剪影

这个时候
透明的风轻敲酒杯
从古典的诗句里悟出禅意
我陡然默诵

有一缕清风好了
有一场小雨好了
清明,清明
清明在四月
总是无语

梨花下了一场雨

(外一首)

杨孟军

我见到的梨花
都不像梨花。仿佛村庄喊回的游子
仿佛故人身影里,筛下的
另一场薄雪

我看不清时光结成的花粉
在流水的琴弦上,起落纷纷
我看不见一朵梨花
在潮湿乡土上,踩出踉跄的脚印

我只将一把空椅子
重新摆放在梨树下

等阳光穿过树枝的缝隙
穿过篱墙上的阴翳
影子一样,安静地坐在上面

我等着,风从远处来
再到远方去
不带来、也不带走,关于丘陵或旷野
的任何一点消息

静默的花树,被清明的天空轻轻摇晃
我很久不曾与你促膝交谈
我很久不曾与你交换有关春天
沦陷的深度

于是,梨花在昨夜下了一场雨
和去年的清明一样,自己把自己淋湿
不说明,也不说忧伤

回形针

墓园中,一块块碑
标识出山体的坡度与人间的陡峭

这些沉默的石头
要蓄下多深的宁静
淬炼成金属一般的硬度与韧性
才能篆刻下,一个人的生死
与名姓
才能在光影明暗的厮杀
与风刀霜剑的拷问里
不喊痛,不泄露关于个体生命的
只言片语

如一枚枚整齐排列的
回形针
平衡命运的曲直
替住或长或短的人生账单

盯着一块碑看久了
这枚回形针就会化蝶而去

它针型的口器
仿佛仍携有残余的蜜汁